

嘉業堂
叢書

樸學齋筆記

第二册

Z42

樸學齋筆記卷五

鎮洋盛大士子履著

孝經云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士人窮而在下雖無事君之職而其忠君愛國之心則公卿大夫與士庶人共之者也范文正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卒爲名臣故立言以浮誇爲戒非可謬託聖賢之論隱悖聖賢存心以忠孝爲先當於不遇君相之時無忘君相

人臣事君功過不能相揜故或勇於事功而失之輕躁或昧於時勢而失之膠執雖不免於僨事然其心尙可

原則其罪尙可恕也惟庸碌之徒專以室家妻子爲計徒欲保全祿位不肯發一言以濟國事而悟人主斯其罪真不可追矣或謂其優游養望得大臣之體則何不取木偶芻靈而飾之以華袞登之於壇席也唐權文公謂西京之亡不亡於王莽而亡於張禹東京之亡不亡於董卓而亡於胡廣李衛公以漢有張禹比於蛇鬪鶴退之妖嗚呼此朱雲所以欲得尙方劍斬佞臣頭與漢武帝雖崇尙儒術然其好大喜功驕奢幻妄與秦始皇後先一轍當時在朝之臣類皆患得患失阿諛取容求如東方朔之譎諫汲黯之直諫什百中不能得一二也牧邱侯石慶自沛守爲太子太傅七歲遷御史大夫

元鼎五年遂爲丞相在位九年無所匡正惟醕謹而已
史遷不欲顯刺而附見於直不疑周文一則曰微巧一
則曰處調而慶之爲人已可概見矣衛青傳曰大將軍
爲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于上又別著其例子佞幸
傳末曰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
可知患得患失之鄙夫能卽無異于李延年輩也夫漢
武之世君驕臣諂而後世患得患失之鄙夫竊其術以
媚上必有君不驕而臣益諂者此史遷所以託爲微言
爲萬世臣子戒也

宋侍郎劉摯與同列奏事論人才摯曰人才難得能否
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

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時勢改變此小人也終不可用哲宗及宣仁后曰卿常能如此用人國家何憂

宋少師李綱對高宗云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爲之時惟失其時則事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余謂家國天下之事皆如此總因畏難苟安坐失事機以極小極易之事而釀成大患故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

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然必自正其心而後可以正君司馬溫公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

信陝洛閒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呂正
獻公自少講學卽以治心養性爲本平居於貨利聲華
泊然無所好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
司馬公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
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呂公嘗集所講書要語明白
切於治道者凡百篇進之以備游意翰墨爲聖學之助
俱見宋史本傳二公皆正心以格君者所以能贊成元祐之政
也

楊龜山先生之學得之於河南二程氏昔明道諫神宗
以正心窒欲爲先伊川上書仁宗卽以王道爲心後事
哲宗復言習與知長化與心成皆欲正君心之不正也

龜山官著作郎時面對徽宗云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中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者皆去之以滅其跡自是分爲二黨搢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及官國子祭酒上書欽宗力闢王氏之學其略云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

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卽一二事明之昔神宗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守財之言非正理不知堯舜茅茨土階禹曰克儉於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物力實安石爲之倡也其釋鳧鷖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眾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詩之所言正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有後艱耳自古釋之者未有泰而不爲驕費而不爲侈之詭說也安石獨倡爲此說以啟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輕費

妄用以侈靡爲事安石邪說之害如此伏望追奪王爵
明詔中外毀去配祠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
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龜山先生之疏卽程子正心
窒欲之旨也可謂引君於當道者矣

眞西山先生大學衍義曰唐太宗時治書侍御史權萬
紀上書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
曰朕貴爲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
耳與其多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
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
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靈待我耶是日黜
萬紀使還家按太宗可謂賤貨而貴德矣其曰得數百

萬緡不如得一賢才此真古今之名言也

又曰漢武帝時雒陽賈人子桑宏羊以心計年十三侍中後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筦天下鹽鐵宏羊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名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卽賣之賤卽買之如此富商無所牟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許之是歲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宏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宏羊天乃雨臣按宏羊均輸之法不過陰奪商

賈之利以歸公上爲天子斂怨于民而已非能上下兼足也卜式之言可謂當其罪矣而武帝弗之省也本朝熙寧間宰相王安石又祖宏羊故智立市易法言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而司馬光闢之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有甚於加賦此乃宏羊欺漢武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耳嗚呼司馬光之言古今之至言也後世之臣有以言利媒人主者其尙以是察之

又曰唐元宗開元中戶部侍郎宇文融以治財賦得幸于上始廣置諸使競爲聚斂由是上心益侈天寶初韋

堅爲吏以幹敏稱上使之督江淮租運堅引澹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爲潭以聚江淮運船役夫匠通漕渠發入邱壘自江淮至京城民間蕭然愁怨二年而成上幸望春樓觀新潭堅以新船數百艘遍榜郡名陳郡中珍貨於船背連檣數里堅跪進諸郡輕貨仍上百牙盤食上置宴竟日而罷加堅左散騎常侍其僚屬吏卒褒賞有差名其潭曰廣運又戶部郎王銛爲戶口色役使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于內庫以供宮中之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無預經費上以銛爲能富國益厚遇之度支郎中楊釗後改名國忠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斂驟遷歲中領十五餘使遷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

度支恩倖日隆天寶八載春三月引百官觀左藏賜帛有差上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土賞賜貴寵之家無有所限臣按開元聚斂之臣始之以宇文融繼之以韋堅又繼之以王鉷又繼之以楊釗是四人者皆以掊克取媚于上而結怨于下所謂國之鬼蜮而民之蝨賊也明皇以其奉己之欲悅而寵之不知其失民心而蠹國脈也夫千艘雲集可謂極一時之盛觀矣而竭人屋廬發人邱墓悲嗟慘戚之狀帝不得而見也呼號慟哭之聲帝不得而聞也且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天下之田有常數則租亦有常數天下之人有常數則庸亦有定數戶調亦然安得常賦之外又有百

億萬之入以供上之橫費乎姦臣敢于欺罔而帝不之察徒見府庫充羨而侈欲日滋賜後宮賜外戚者無復限極不知一錢寸縷皆百姓之脂膏血肉也何以糞土視之乎異日邊將騁兵府庫之藏盡爲賊有而王鉞楊釗之徒亦皆身被極刑然後知貨悖而入者必悖而出聚斂之臣其罪甚於盜臣也吁可畏哉

羅豫章先生與龜山同郡

龜山名時字中立豫章名親從彥字仲素皆南劍人

受程氏之學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文武成康之道

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必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于四方而起于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持論醇正類此至其論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尙而失周孔

之心謂經術自董生倡之古文自韓昌黎啟之而明道者寡是特有鑑於文六藝以行其私者而遂以董生韓子爲概未與於斯道則猶未敢奉爲定論也

李延平先生侗字愿中南劍州劍浦人朱子之師也其論時事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任用是故上下之氣閒隔而中國日衰義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人主當於此留意不然則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胡文定公安國對欽宗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萬事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願擢用

名儒講明治國平天下之本又言爲天下國家必有一
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故有志必成事功
可立今視朝已半年而紀綱尙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
舉動煩擾大臣爭競而朋黨之患成百職窺覷而浸潤
之奸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
若不掃除舊跡乘勢更張竊恐大勢一傾不可復振乞
訪大臣令各展盡底蘊畫一具進先宣示臺諫使隨事
疏駁若大臣議絀則參用臺諫之言若疏駁不當則專
守大臣之策仍集議於朝斷自宸衷按爲國論以次施
行豈有動搖必罰無赦庶幾新政有經可冀中興矣
胡文定公於高宗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高宗

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
正音安國對曰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今
方思濟艱難左氏煩碎不宜虛費光陰耽玩文采莫若
潛心於聖經高宗稱善除兼侍讀專講春秋初王安石
盡屏先儒以爲淺陋獨用己意著三經新說離析字畫
謂之道德性命之學於春秋聖人行事之實漫不能曉
則詆以爲斷爛朝報直廢棄之不列於學官下逮崇寧
防禁益甚故家遺俗或有三傳舊本卽指以爲春秋而
聖人經世之心幾乎熄矣文定哀集古今諸儒之說搜
採抉擇窮研玩味者三十年而著爲傳於是春秋之學
復顯於世云

宋之孝宗南渡後令主也然忠佞不分賢奸並用湯思退王淮鄭丙之徒忘國恥而事敵人詆道學以排正士故朱子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事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綱紀天下之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可得而正又云陛下禮貌大臣非不厚而便辟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壟讒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讎恥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愛養生靈財力而

未免歎息愁怨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從而察之此爲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疑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張南軒先生栻與朱子同朝其對孝宗言先生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由其胸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爲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胸中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

必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南軒此對與朱子之疏相發明在朝未暮歲而召對至六七所言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於是宰相益憚之而近習尤不悅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詔除舊職臨沒時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宋世大儒未有不以正心誠意之論告君者蓋平生所學在是舍是別無以事君也

宋史蘇軾傳差役之法行久生弊王安石改爲免役復爲民病司馬光爲相知免役之害欲復差役軾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民財十室九空斂聚於

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因緣爲姦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困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變府兵爲長征之卒自此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願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謝之君子與君子議論不必

相同而同歸於是者公而無所私也與明之臺諫與政府持論不合輒相攻擊者相去遠矣

君子與小人道不同不相爲謀君子剛直而小人和柔君子樸訥而小人便給君子真誠坦率而小人機巧變詐人主樂其和柔便給而惑於機巧變詐也故君子與小人處則君子常不勝至其人本在君子之列特以學術偏僻師心自用方欲奮然有爲計目前之功利不顧後日之患害又恐爲眾君子所非議遂引小人以助己小人一進而貪墨無恥之徒罔上行私浚剝民膏刻削元氣而其害遂不可問矣安石欲新法之速行遂引呂惠卿以爲羽翼惠卿之徒又引蔡京爲黨援而汴宋以

亡推安石之心亦深知惠卿之爲小人但不如是則無以爭勝於公論而新法終窒礙難行耳宋之天下不亡於呂惠卿蔡京諸人而亡於王安石以其引小人以抗君子也吾故曰爭勝之心最足誤事

爲國家者去惡如農夫之務去草必絕其本根勿使復滋然亦觀時勢何如耳時勢當萬難之際或稍留餘地以處小人則小人尙有牽顧若必薄人於險則勢不兩立一不勝而卽遭其荼毒矣元祐之君子銳意圖治而宵小屏跡者其信任深也東漢之黨錮前明之東林嫉惡如仇而反爲所噬者其威權替也

宋熙寧初明道程子爲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神宗

問所以爲御史者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羣下短長以沾直名則不可又曰王介甫性狠人皆以爲不可則執之益堅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阿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才能知變通及君子旣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時眾君子不與之爭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尙有聽從之理小人無隙可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故新法之行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耳

明之廷杖實爲裨政其時直言敢諫之士冒死陳辭三

木囊頭填尸牢戶皆所不惜何有於杖然其中矯僞立
名者忠愛本不出於至誠或抉摘細事或紛爭門戶以
致激怒受杖而清流反以此爲榮甚者駢首就戮本不
出於朝廷之意而半爲羣小所誣陷人而不仁疾之已
甚豈非致亂之道乎

明季東林黨議垂四十年至於正人君子屠戮殆盡而
明社終墟先是中朝以政府臺諫分爲兩黨遞相勝負
其後小人之勢稍絀其奸猾者遂欲借內廷以除異己
而璫禍漸開至熹宗之世阿保重於趙嬖闕寺橫於唐
末小人遂憑爲城社以構陷忠良而羅織清流一網打
盡矣方楊公漣之劾魏忠賢也左公光斗實贊成之繆

公昌期黃公尊素皆言內無張永外無楊一清而欲誅劉瑾是徒手搏虎也一擊不中禍貽之國矣楊左不聽遂及於難使當時能聽繆黃二公之說則受禍不至若此之酷而留此二三同志以爲後圖於國事未必無益也

明人講學東林海內尊其言爲清議中朝亦以其是非爲低昂於是依附清流者攻擊羣奸以自顯其名節宜爲小人所忌而必欲置之死地也然如高景逸顧涇陽諸君子所談者忠孝節烈所尙者禮義廉恥其有功于世道人心者不少一時風氣從而化焉士大夫罷官歸里若敝車羸馬殘書數篋則鄉黨羣以爲賢相與傾心

締交推爲師表若歸有餘貲買田宅侈服御人卽鄙以爲貪夫宗族父老之嚴者拒不令入家廟曰恐辱我祖宗也當時雖販夫牧豎皆知廉恥名節之重東林講學之功又曷可少哉

君子嫉惡過嚴雖足以致禍患然筆之於書垂爲殷鑑則斷斷乎有不可假借者孔子刪詩於太師皇父之章必錄而登之雖至褒姒威之豔妻煽處未嘗爲先朝少諱且如投虎不食投北不受言之激烈至於如此而猶取以爲炯戒也近世人心不古是非漸失其真其脂韋澳忍之習中於肺腑而匿於膏肓卽如論明季時事竟有寬以恕崔魏而嚴以責東林遂以東林爲釀成禍患

者其於世道人心所關非淺是不可以不辨

官箴在清慎勤三字而清慎尤在勤字之先能清能慎而又勤則其所勤者公而無私不清不慎而能勤則其所勤者私而非公也清慎者所以示天下知有廉耻訓天下以廉耻者所以厚天下之風俗也厚天下之風俗者所以培國家之氣脈也

清則未有不慎故清字尤在慎字之先宋曾幾三仕嶺表家無南物王希呂居官廉潔至於無屋可廬劉宰調江陵尉去官之日篋中惟有與主簿趙師秀酬倡詩一卷清介如此誠非後人所易及但能時時存知足之心使寒素家風不自我而失墜則上可對君父下可對臣

民而子孫食其福矣

善用威者不輕怒善用恩者不妄施治家治國無論用恩用威要使權歸於己不可旁落一失其權則威不足懲恩不足勸矣

上之於民也專事姑息而莠民無所畏懼矣父之於子也專事姑息而驕子不可復制矣存愛人之念勿使用吾愛者有恃愛之心方爲真能愛人者

大學衍義曰家人一卦皆言治家之道二以陰爻居內卦之中女正位乎內之象也五以陽爻居外卦之中男正位乎外之象也古者爲宮室辨內外男子居外凡柵外之事屬焉女子居內凡柵內之事屬焉各有攸主不

相侵紊自士庶人以上皆然而人君之家所繫爲尤重故禮有之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古者於男女內外之辨其嚴如此豈私意爲之哉天陽爲健主生覆於上地陰而順主形載於下此天地之正理也男以剛健爲德而所職者斷制女以柔順爲德而所職者奉承男女各得其正則合乎天地之理矣一失其正則悖乎天地之理矣夫治家以嚴肅爲本父母者一家之君嚴則家政舉不嚴則家政壞然所謂嚴者非猛暴之謂也父盡父之道子盡子之道推之兄弟夫婦莫不盡其道上下肅然無或少紊如此則家道正人君之家正推之於天下無不正者故曰正家而天下

定矣卦體內離外巽風自火出君子觀此卦之象知天下之事莫不由內以出以家與國言則國之治亂自家而出以身與家言則家之正否自身而出故治國在於正家而正家又在於反身吾身言行一有不謹則無以律其家矣故言必有物物謂有其實行必有常常謂有常度也言行必謹吾行修矣推之家國天下無不可者上九一爻復言治家之道嚴威則吉聖人慮後世昧其本旨或以猛暴爲威不知治身弗嚴以威加人未有能服人者故以反身言之欲人君自反其身一言一動凜然不苟是則所謂威如也

家國天下本無二理人能自治其身則在家爲孝子在

朝爲純臣獻可替否因事納忠雖堯舜之世不能有都
俞而無吁咈必如是而後能盡事君之道也不此之務
而貪戀祿位委蛇隨俗非特國家多難時足以貽害社
稷卽承平之世奉令承教無所可否亦思國家之迪簡
臣工畀以高爵厚祿者果何所賴乎

守令之難有四坐堂皇撫一邑專精課治何業不就而
時日耗於逢迎精神殫于餽遺畚耨鞠躬東西奔馳其
難一也工於彌縫善事上官者躡薦臺省否者輒以他
事中之畏簡書不若其畏上臺其難二也首尾牽制文
移把持尺寸以上不得輕有所舉長材無以自見掣肘
之患其難三也官如行馬僅一過耳書役爲主人官者

爲客則其弊不可得知知亦不可得竟其難四也

官人宜久於其職漢書宣帝時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以傳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賚至於子孫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也又宣帝以爲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每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以質其言嘗稱曰與我共治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是以漢世良吏於斯爲盛

南史恩倖傳晉宋舊制宰人之官以六年爲限近世以六年過久又以三周爲期謂之小滿而遷換去來又不

依三周之制送故迎新吏人疲於道路四方守宰餉遺
一年咸數百萬唐中宗神龍中御史中丞盧懷慎上疏
曰臣聞孔子曰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又曰苟有用
我者期月已可三年有成故書云三載考績校其功也
昔子產相鄭更法令布刑書三年而人乃歌之子產賢
者也其爲政尙累年而化成況常材乎竊見比來州牧
上佐及兩畿縣台下車布政有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
月遽卽遷除不論課最或歷時未改便傾耳而聽企踵
而望爭求冒進不顧廉耻亦何暇爲陛下宣風布化求
瘼恤人哉禮義未能興行風俗未能齊一戶口所以流
散倉廩所以空虛百姓凋弊日更滋甚職爲此也何則

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教吏知遷之不遠又不盡其力偷安爵祿但養資望上下相蒙共爲苟且而已臣請諸州都督刺史上佐及兩畿縣令等在任未經四考不許遷除察其課效尤異者或錫以車裘或就加祿秩或降使臨問或璽書慰勉若公卿有闕則擢以勸能政績無聞抵犯貪暴者放歸田里以明聖朝賞罰之信則萬方之人一變於道矣致理救弊莫過於此

士君子致仕家居雖無民社之責尙有鄉里之望正宜勸廉隅立名節爲一邑之師表晉汜騰之去官還家柴門灌園琴書自適後魏盧義僖散秩多年澹然自得不事干謁雖於風俗積靡未必驟然變化然留此碩果以

爲鄉里模楷譬如狂瀾將倒得此中流砥柱尙不至潰敗决裂也

君子之事君也難進而易退其或致仕之後復膺徵召則必度其身之可以有爲度其君之可與有行與同朝之人之可與共事然後可以復出否則高尚其事以完名節可也余讀唐書而有不能無疑於李鄴侯者鄴侯於肅宗爲布衣交後隱居潁陽及肅宗卽位靈武居賓友之位禮遇甚隆患難之際知無不言言無不從其處父子骨肉之際苦心調護尤爲自古人臣所不易及肅宗欲屢加以相位而堅請還山肅宗知其意不可奪遂許歸衡山按是時肅宗寵張良娣任李輔國愛子如建

寧王倓猶遭讒被害此鄴侯之所以不肯仕也及代宗
卽位復徵還朝鄴侯之至固以代宗之相知有素義之
所不容卻也然代宗之朝元載擅權甚忌鄴侯欲圖之
會江西觀察使魏少游求參佐上謂鄴侯曰元載不容
卿朕今匿卿於魏少游所侯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
裝來乃以鄴侯爲江西判官且命少游善待之夫代宗
以萬乘之尊不能庇一舊臣吾意爲鄴侯者解組而歸
遂其初志出處之義兩無憾矣何又進退委蛇自處于
藩僚之末則與前此之堅請還山者何其初終殊轍哉
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此父母之邦古人所以不忍
輕去也昌黎送楊少尹序謂近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

則無所於歸楊侯獨能不去其鄉可以爲子孫法可謂
善於立言矣今人致仕之後往往有買宅他州輕去其
鄉里墳墓而無松楸之思者昔歐陽公思穎詩序余自
得請來穎愛其民淳訟簡土厚水甘有終焉之志爾來
思穎之念未嘗少忘於心其後竟踐此言論者頗惜灑
岡坏土省視無人以之責備賢者不可謂非正論也東
坡來陽羨船入荆溪意思豁然如愜平生之欲遂思築
亭種橘誓將終老然孰如昌黎所云某樹吾先人之所
種某水某山吾童子時所釣遊者田園之樂不更異於
僑寓異鄉乎

羅豫章先生曰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耻者士人之美

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則天下有風俗余謂天下之風俗賢守令所未必能轉移者鄉先生得以默化之其地近其情親無條教號令之煩無敲扑喧囂之苦以身立教循規蹈矩不行非禮之事不取非義之財鄉評已洽則慕教者多是以感人尤易也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必有一二人導之敦詩說禮而薰德善良亦必有一二人倡之有表率後進之責者可不知所務哉

士大夫致仕後以清節聞於時者固足爲鄉里矜式尤當以文章道義成就後學宏獎氣類以余少時所見述庵王先生竹汀錢先生則眞東南之魯靈光矣兩先生

先後主講婁東書院故余得親受業于其門而竹汀先生主紫陽書院余復往受業焉述庵先生自少以培植人才爲己任自服官中外至 予告歸田海內魁奇英傑之士無不傾心愛慕爭師事之在婁東書院時纂修太倉州志余與讐校之列得朝夕受教焉詩文義法皆先生所親授也竹汀先生主講婁東時余甫成童習舉子業每遇課期先生擇諸生中之有學識者相與論辨經史疑義余在末座屏息聽之不敢有所問難闕十餘年肄業紫陽書院始得備聞先生之緒論而余是時授徒虞山不數至吳門遇課期扁舟襍被一二日卽歸未得久侍几席然其叩之卽應微言奧義反復申明迄今

憶先生之音容道貌猶如在目前也述庵先生年八十有三竹汀先生年七十有七兩先生皆以海內鉅儒爲人倫師表臨歿時著作猶未嘗釋手後進之士與先生居同鄉里尤得親近而熏炙焉何其幸與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安得耆年碩望如兩先生者俾東南人士傳其學行以縣衍于無窮也

棋學齋筆記卷五

樸學齋筆記卷六

鎮洋盛大士子履著

人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氣至而伸故自幼至壯筋力漸強氣盈而竭故自壯而老精神漸衰人之生死卽氣之聚散也其年壽之修短由於稟氣之強弱強者難竭弱者易衰自然之理也其有不善保身爲七情六欲之所害者氣雖盛而亦易耗故早歲而卽天逝聖賢節嗜欲謹疾病以爲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盡其在我而天壽不貳故雖賢如顏子而短命死者天之所限非人之所能與也道家以爲修煉精氣其上者可以拔宅昇仙其次者亦可返老爲童此皆幻妄

之說茫無足信故嵇叔夜謂神仙本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試問上下千百年曾見有不死之人長生於世可以應事接物無異眾人者乎若謂仙人厭棄紅塵必欲脫去凡胎而成正果是仍有死期矣而謂既死之後卽遊於清真之府乘清氣而御陰陽夫孰從而見之哉釋氏之學在乎盡去塵根空諸所有幻塵既滅則幻根亦滅幻根既滅則幻心亦滅必如槁木死灰而心源乃定此之謂明心見性嗟乎人盡若此則一事不可爲不若死之爲愈矣至倡爲過去未來現在之說以今世受苦爲前生之孽報再世受苦爲今生之孽報以之警戒愚頑近似有理但眾生必死何以既死之後又變而爲人又

何以知某之前世爲某某其再世復爲某某乎夫凶人爲不善而桎梏以死卽地獄也若死後之地獄夫孰從而見之盜跖日殺不辜而或以壽終天道杳渺亦有不測者安得謂今世之受苦皆前生之孽報乎總之聖賢得乎氣之清故其沒也則爲神明常人限乎氣之濁則其沒也混焉澌滅而已矣人各有死而聖賢馨香俎豆雖死猶不死也常人身與名俱滅則一死不再生也凶人縱欲敗度自絕於天雖不死猶死也人之生死有命知命者惟安於義理而已道家之學在長生釋家之學在無生核諸吾儒之學則是非不辨而自明矣

釋氏謂有生必有滅故眾生皆有輪迴惟求不生不滅

之法庶可免於輪迴之苦故程子謂釋氏本怖死利生而因爲此論也

輪迴因果之說在釋氏亦祇爲淺人說法耳要其禪修宗旨則以爲人生虛靈之體照十方含萬有圓明澄澈無所不備者謂之性其雜于血氣緣心而動觸物而知者則謂之識性無不正而識有正有邪佛氏之所謂性猶吾儒言生初之性也佛氏之所謂識猶吾儒言氣質之性也故爲禪學者必窮心以滅識滅識以歸性而其窮心也先戒一切外緣而專以澹泊寂靜定其血氣使之識不緣心心不緣物久之豁然頓悟而真性見矣夫性與識本非有二雜于血氣性卽成識離于血氣識卽

爲性譬之水本至清有泥則濁澄其泥而水性明濾其泥而水之明者一明而永無不明此永無不明之水卽前此爲泥所濁之水然則圓明澄澈之性非有成毀生滅也亦猶吾儒之反身以復其性則學知困知之與生知其成功一也特吾儒之學有體有用故其言性也踐其實釋氏之學有體無用故其言性也淪於虛此眞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也

伊川言今人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耳橫渠答范巽之曰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語願語未必信耳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學至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亦不待語而後知諸公

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爲異端所劫進退不已則物怪不須辨異端不必攻而吾道自勝矣

見近思錄

世上未嘗無鬼神但非聖人不能原始要終知鬼神之情狀耳晉阮瞻作無鬼論物莫能難自謂此理可以辨正幽明忽有一客詣瞻善談名理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復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卽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大惡後歲餘病卒見鬼而怖是猶爲鬼神所惑者也

聖人垂教歸於躬行實踐而不涉於杳渺幽深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

可得而聞也史記天官書太史公曰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非其人雖言不著後漢書桓譚傳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注引鄭康成論語注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吉凶

此所謂性指血氣之所感而言與性善之性不同

天道七政變動

之占也古人言天道者皆主吉凶禍福而言天人相感如洪範所載休徵咎徵五福六極各以其類而應史記伯夷列傳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蓋因不軌而逸樂公正而遇害歎天道之不可盡信也春秋傳天道多在西北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國語我非瞽史焉知天道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閒日食三

十六彗星三見恆星不見星隕如雨夫子據事直書未嘗察祿祥候星氣如術者之所爲故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魏何晏作論語集解訓爲元亨日新之道而古義頓失夫孔子繫易首明元亨之義門弟子何以不可得而聞乎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此皆踐形盡性之事聖人言之甚詳若吉凶禍福災祥休咎則惟至誠可以前知而事涉渺茫故不輕以語人也

今之僧道不過藉誦經禮懺以作生涯亦猶文士之舌耕餬口也詢以元寂之理茫然不知亦猶習學舉業者詢以儒者之修毫無心得也乃知三教各失其真愈趨

愈下矣世之服儒服者欲排斥二氏當先自問其所得力者昌黎作原道篇諫迎佛骨表寒女謝自然詩平生有絕大學識故能侃侃乎其言之而墨名儒行者亦不甚峻拒之也

二氏之學出世則有餘入世則不足故惟山林隱逸之士頤情養性抱素全真餌朮延齡拈花開講學仙學佛所學雖與吾儒異而篤信守道之心未嘗不與吾儒同也特所信而守者非吾儒之道耳若欲援儒以入二氏又引二氏以附於吾儒崇尚空虛不求實踐則貽害於後學者更甚故學二氏者不必攻學二氏而假託於儒則辨之宜早辨也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自是判然

不合而晉人以將毋同三字混而一之其爲後世儒者之害可勝道哉

理無形而爲有形之母故萬形未有之時已先有理萬形既有之後理卽寓於衆形之中而爲之主宰以一本言之則理在物先以萬殊言之則理在物內人之欲窮理者將以踐形也人之欲格物者將以明理也二氏見理未眞而求之於空虛元妙但自形氣言之耳吾儒以理爲太極二氏以氣爲太極學術所由判矣

明王陽明先生論學專重致良知學者宗之遂以涵養本原指爲覺悟以收拾放心歸於禪寂此姚江之學所以不能無流弊也涇陽顧氏憲成辨之曰釋氏三藏十

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然辨四字於告子易辨四字於釋氏難以告子之見性粗釋氏之見性微也辨四字於釋氏易辨四字於陽明難在釋氏自立空宗在吾儒陰壞實教也自古聖人皆教人爲善去惡爲善爲其所固有也去惡去其所本無也本體如是功夫如是其致一而已矣陽明豈不教人爲善去惡乎然既曰無善無惡心之體而又曰爲善去惡心之用學者執其上一語不得不忽下一語也忽下一語則上一語雖欲無弊不可得矣

明儒論學恪守程朱自陽明先生以後宗姚江者遂分門戶之見天啟初年京師建首善書院吉水鄒氏元標

長安馮氏從吾偕諸同人講學其中福清葉相國向高爲之記其略曰吾聞鄒先生之學深參默證以透性爲宗以生生不息爲用觀其意趣似欲并禪機元旨而包括之爲一家馮先生之學反躬實踐以性善爲主以居敬窮理爲程其識力所至又若欲舉二氏之學而盡驅之教外其微意若以馮氏得學之正宗而微不滿于鄒氏云鄒所著有存真願學太平山房諸集學者稱爲南皋先生馮所著有辨學錄疑思錄關中書院語錄學者稱爲少墟先生

講學之病在乎黨同伐異或又好爲調停中立之說不知其異者不能強之使同也象山陸子之學專務虛靜

完養精神考亭朱子之學主敬涵養以立其本讀書窮理以致其知身體力行以踐其實三者交修而不可偏廢陸子之學虛朱子之學實陸子之學或流入於禪修朱子之學則淵源於先聖其或專言涵養或專言窮理或專言力行者乃因人以立教耳陽明得陸子之真傳而其攻朱子也不遺餘力又恐顯爲學朱子者所訾議也乃謂朱子中歲以前見道未真至於晚年始克有悟而摘其專言涵養者以附合於象山謂之晚年定論其言若推服朱子其意實借朱子以攻朱子也不知象山沒後朱子猶言其論學損賢者之志而益愚者之過恐貽禍於後世此則何可強同耶夫聖道之在一貫實自

多學而識始也聖教之欲無言實自無行不與來也一
則曰好古敏求再則曰博文約禮苟無道問學之功則
所謂尊德性者皆虛而無所據矣今人苦於所難反空
談名理自以爲別有會心其亦姚江之學有以開之與
明自洪武永樂迄於成化宏治間學者皆以洛閩爲正
的如河津薛氏瑄餘干胡氏居仁澠池曹氏端晉江蔡
氏清泰和羅氏欽順高陵呂氏枏其尤著也白沙陳氏
獻章論學主於端坐澄心靜養端倪自言幼時從吳聘
君學名與弼
崇仁人於古聖賢之書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及
歸白沙專求用力之方亦未有所得於是舍繁就約靜
坐久之然後見吾心之體隱然呈露日用應酬隨吾所

欲如馬之銜勒也其學灑然獨得論者謂有鳶飛魚躍之樂而蘭谿美麟至以爲活孟子云

見明史
儒林傳

夫孔子大

聖尙必俟七十之年方能從心所欲今白沙於用力之方未之有得而能日用應酬隨吾所欲此殆釋氏之頓悟而誤聽其言必至廢學矣後之儒者慎勿爲其所欺也白沙平生不喜著述其所宗者卽象山所謂六經皆我注腳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敬本無欠闕不必他求之旨而不知卽此一言損賢者之志而益愚者之過者不少矣

明乎心性之旨然後可以求聖賢之學先儒論學其深切著明無有過於伊川者伊川少時嘗遊太學見胡安

定公瑗安定以顏子所好何學試諸生伊川因答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與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

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
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夫子
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又曰不遷
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其好之
篤學之得其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
則必思而後得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其所未
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
日而化矣

陽明天姿異敏年十七謁上饒婁諒

字克貞其學以何思何慮勿忘勿助

爲居敬要旨然當時學者頗識其近陸子亦謂其似禪學云

與論朱子格物大指還

家日端坐講讀五經不苟言笑游几華歸築室陽明洞

中泛濫二氏學數年卒無所得謫龍場窮荒無書日繹
舊聞忽悟格物致知當自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喟然
歎曰道在是矣遂謂象山陸氏簡易直捷有以接孟氏
之傳學者遂翕然宗之世遂有陽明學云

明史本傳

其時增

城湛氏若水爲白沙弟子與陽明同講學而各立宗旨
陽明以致良知爲宗湛氏以隨處體驗天理爲宗陽明
以湛氏之學爲求之於外湛氏亦曰陽明言心與吾不
同陽明所謂心指方寸而言吾所謂心體萬物而不遺
者也一時學者復分爲王湛之學然王之致良知易入
於空虛而湛之體驗天理亦無博學於文詳說其理之
實功則皆象山之支流而非洛閩之正的也夫道一而

己有象山之學而道始歧有王湛之學而歧之中又有歧焉有志求道者可不慎思而明辨乎

陽明迅掃積年逋寇平定逆藩用兵如神戰則必克當其危疑之際神明愈定智慮無遺蓋有得於不動心之旨者深矣卽所謂致良知者亦其天資高絕乃能運用此心放之皆準故有陽明之資稟方不爲事物所搖奪若以中人之質而欲致良知吾不知其何所致也

學到真積力久自有豁然貫通之候譬若幼時讀書但能熟記而不盡明其意旨中年著述閒有精當而駁襍還多至晚年識見旣真學力亦到則前此所讀之書融會貫通汨汨乎其來矣然必由博反約而非可以速化

也得魚可以忘筌非謂棄筌即可取魚然則專求諸心而不求諸事物者吾學中安得有此逸獲之法

明史儒林傳敘曰明初諸儒皆朱子門人之支流餘裔師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諸人篤踐履謹繩墨守儒先之正傳無敢改錯學術之分則自陳獻章王守仁始宗獻章者曰江門之學孤行獨詣其傳不遠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學別立宗旨顯與朱子背馳門徒徧天下流傳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以後篤信程朱不遷異說者無復幾人矣要之有明諸儒衍伊洛之緒言探性命之奧旨錙銖或爽遂啟歧趨襲謬承譎指歸彌遠至專門經訓授受源流則二百七十餘年間未

聞以此名家者經學非漢唐之精專性理襲宋元之糟粕論者謂科舉盛而儒術微殆其然乎

傳王氏之學者至山陰王畿泰州王艮而敗壞已極畿謂學當致知見性而已事有小過不足以爲累故在官不免干謁以不謹罷斥既罷斥益務講學足跡徧東南吳楚閩越皆有講舍士之浮誕不逞者爭附之稱之爲龍谿先生年八十餘猶講學不肯已善談說能動人所至聽者雲集每講雜以禪畿亦不自諱也王艮亦姚江弟子性本輕狂更駕師說而上之持論益高遠出入於二氏一傳而爲林春徐樾再傳而爲顏鈞三傳而爲羅汝芳梁汝元四傳而爲楊起元周汝登講學皆不諱禪

且欲合儒釋而會通之盡採先儒語以附會於禪學一時從風而靡亦無有攻擊之者矣

瓊山邱氏潛嘗言有人以心師名軒者竊謂以心師心是有兩心矣偶坐軒中四牕洞開無人萬籟寂然無聲斂容端視至於夜半俗氛消盡萬慮闕泯而清明之氣澄澈光明但覺靈臺之中懍懍乎若嚴師在焉乃知所以名軒之意有在也按此猶是禪家覺悟之義若張子所云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爲嚴師則是隨處提撕隨時省察與靜坐證心者有別

瓊山釋潛字之義謂伊尹潛於莘野而不能潛於幣聘之時傳說潛於版築而不能潛於形求之日然此特時

之潛非心之潛也時有時而不潛心則無時而不可潛也潛之時固潛不潛之時亦潛不以隱顯而殊不以古今而異不以智愚而閤必如是然後合內外一體用而有以爲聖賢之歸余細玩其語與聖賢存心養性之旨不無小異心之神明不測不可頃刻失其養但言存而不言養則所謂潛者乃告子之不動心非孟子之不動心也夫子釋乾之初九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則潛之中自有切實功夫豈空言合內外一體用而已乎

東莞林氏光白沙先生之高弟學者稱爲南川先生嘗

言聞道在於自得讀盡天下書說盡天下理而無自得處是終未聞道也嘗以朱子大全多自悔之言謂其所以悔者乃其所以進暮年體驗蓋有人不及知而已獨覺者因取其警切之語彙爲一編名曰晦翁學驗此殆與陽明朱子晚年定論之說似異而實同者與

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者皆因此心忽存忽亡出入無時既不能屏除嗜好以清其源卽不能振起精神以奮於學故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然求放心是學者入門第一義而非求放心之外別無學問也孰元修談禪理者皆得攝心之法而於吾儒窮理盡性之功無與焉觀孟子之知言

養氣則知其一生得力自求放心始而非以不動心爲了事也

天下邪詖淫僞之害大都聰明人致之反不若侗焉椎魯者抱其本質猶未離於道也昔賢謂聰明人能護以至道方成令器亮哉斯言彼以釋氏之空宗而附於吾道之內者正爲聰明所誤耳

否極則泰剝盡則復不獨世運然也卽道統之絕續亦有迭爲消長者姚江之學至王畿周汝登諸人變本加厲沿及陶望齡陶奭齡狂瀾不可復挽奭齡講學白馬山中爲因果之說去陽明益遠於是山陰劉念臺先生宗周起而闢之築證人書院集同志講肄其中而人始

知存誠主敬之學同時黃石齋先生道周起于漳浦於學無所不通所著易象正三易洞璣及太函經學者窮年不能通其說而先生獨用以推驗治亂沒後家人得其小冊自謂終于丙戌年六十二始信其能知來也念臺之學似程子石齋之學似邵子雖其先皆從陽明入門所造亦微有不同而姚江學術至此一變矣

平湖陸清獻公隴其爲 本朝理學名儒其教人以居敬窮理爲主謂窮理而不居敬則玩物喪志而失於支離居敬而不窮理則掃見聞空善惡師心自用後必墮入於佛老嘗思明季異說紛紜程朱正學幾墜思力挽之故其學術辨曰漢唐之儒崇正學者尊孔孟而已孔

孟之道尊則百家之言熄自唐以後異端曲學知儒者之尊孔孟也於是皆託於孔孟以自行其說我曰孔孟彼亦曰孔孟而學者遂莫從而辨其是非程朱出而崇正闢邪然後孔孟之道復明而天下尊之自宋以來異端曲學知儒者之尊程朱也於是又託於程朱以自行其說我曰程朱彼亦曰程朱學者又莫從而辨其是非程朱言天理則亦言天理天理之名同而其所指則霄壤矣程朱言至善則亦言至善至善之名同而其所指則冰炭矣程朱言靜言敬則亦言靜言敬靜敬之名同而其所以爲靜爲敬則適越而北轅矣程朱之言有可假借者則曰程朱固若是也有不可假借者則曰此其

中年未定之論也黑白淆而雅鄭混其弊在宋元之際
卽有之而莫甚於明之中葉自陽明王氏倡爲良知之
說以禪之實而託儒之名且輯朱子晚年定論一書以
明己之學與朱子未嘗異龍溪心齋近溪海門之徒從
而衍之王氏之學徧天下幾以爲聖人復起而古聖賢
下學上達之遺法滅裂無餘學術壞而風俗隨之其弊
至於蕩軼禮法蔑視倫常天下之人恣睢橫肆不復自
安於規矩繩墨之內而百病交作於是涇陽景逸起而
救之痛言王氏之弊使天下學者復尋程朱之遺規向
之邪說詖行爲之稍變然至於本源之際猶未能盡絕
之也又曰陽明以禪之實而託於儒其流害固不可勝

言矣然其所以爲禪者如之何曰明乎心性之辨則知禪矣知禪則知陽明矣今夫人之生也氣聚而成形而氣之精英又聚而爲心是心也神明不測變化無方要之亦氣也其中所具之理則性也故程子曰性卽理也邵子曰心者性之郛郭朱子曰靈處是心不是性是心也者性之所寓而非卽性也性也者寓於心而非卽心也先儒辨之亦至明矣若夫禪者則以知覺爲性而以知覺之發動者爲心故彼之所謂性則吾之所謂心也彼之所謂心則吾之所謂意也其所以滅彝倫離仁義張皇詭怪而自放於準繩之外者皆由不知有性而以知覺當之耳旣以知覺爲性則其所爲保養而勿失者

惟此而已一切人倫庶物之理皆足以爲我之障而惟恐其或累宜其盡舉而棄之也陽明言性無善無惡蓋亦指知覺爲性也其所謂良知所謂天理所謂至善莫非指此而已故其言曰佛氏本來面目卽我門所謂良知又曰良知卽天理又曰無善無惡乃所謂至善雖其縱橫變幻不可究詰而其大旨亦可睹矣充其說則人倫庶物於我何有而特以束縛於聖人之教未敢肆然決裂也則又爲之說曰良知苟存自然酬酢萬變非若禪家之遺棄事物也然學者苟無格物窮理之功而欲持此心之知覺以自試於萬變其所見爲是者果是而見爲非者果非乎涇陽景逸深懲其弊而排擊之然其

學也專以靜坐爲主則所重仍在知覺雖謂事物之理乃吾性所固有而亦當窮究然既偏重於靜則窮之未必能盡其精微而不免於過不及是故以理爲外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陽明之學也以理爲內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高顧之學也陽明之病在認心爲性高顧之病在惡動求靜我觀高子之論學也在一貫則以爲是入門之學言盡心則以爲盡心然後知性言格物則曰知本之謂物格與程朱之論往往齟齬而不合者無他蓋欲以靜坐爲主則凡先儒致知窮理存心養性之法不得不爲之變易夫靜坐之說雖程朱亦有之不過欲使學者動靜交養無頃刻之離耳非如高子困學記中所言

必欲澄神默坐呈露面目然後有以爲下手之地也由是觀之則高顧之學雖鍼砭陽明多切中其弊至於本源之地仍不能出其範圍豈非陽明之說浸淫於人心雖有大賢不免猶蹈其弊乎吾嘗推求其故天下學者所以羣趨於陽明者有二一則爲其學者可以縱肆自適非若程朱之履繩蹈矩而不可假借也一則其學專以知覺爲主謂人身有生死而知覺無生死故其視天下一切皆幻而惟此爲真故不賢者既樂其縱肆而賢者又思求其無生死者此其所以羣趨而不能舍嗚呼縱肆之不可□□□於無生死之說則真禪家之妄耳學者取程朱陰陽屈伸往來之論潛心熟玩焉其理

亦彰彰矣奈何不此之學而彼之是惑乎清獻學術辨
有上中下三篇茲擇其尤切要者錄之夫陽明學術之
流弊世儒類能言之至於高氏顧氏闢陽明而仍不免
蹈其弊者則疑似之間難以剖析非清獻其孰能慎思
而明辨乎

吾讀清獻學術辨而恍然於心性之旨也何以謂之人
以其爲萬物之靈也人何以獨靈於萬物以其有至善
之性也性者何理而已矣心所以具眾理而謂心卽是
性則不可有是心卽有知覺而謂心之知覺卽是性則
更不可就知覺言之人與物雖有靈蠢之殊然人有知
覺物亦有知覺然則人物之所以異者安在乎王氏之

所謂良知卽知覺之謂而非孟子之所謂良知也孟子
之所謂良知卽性善之謂而卽子思所謂天命之性也
天命之性有善無惡若氣質之性美惡原自不同惟能
變化氣質卽可以復其生初彼爲性惡之說爲性無善
無不善之說者皆誤以知覺爲性并誤以氣質之性爲
生初之性耳人固有生而不善者如楚子良生子越椒
子文知其必滅若敖氏此其惡在氣質而不得謂生初
之性有未善也

樸學齋筆記卷七

鎮洋盛大士子履著

聖門教弟子以餘力學文故志道據德依仁之後不廢游藝蓋文以載道欲其弗畔於道必先博學於文但君子學以爲己文之得失寸心自知須平心靜氣優柔饜飶於其中以期進於古之立言者一有標榜聲華炫才驚博之心則是無本之學如溝澮之水涸可立待也亭林先生曰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閒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勦襲之說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於己無益於人多一篇卽多一篇之損矣

揚雄爲莽大夫其劇秦美新之作賢如梁昭明且編次而錄存之篇中譏漢祖襲秦項之餘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而極言大新受命天剖神符地合靈契是豈復知人閒有羞耻事乎其以太元擬易法言擬論語當時直比之於仲尼唐以前學者猶以揚雄與孟子並稱張文昌致書韓退之責其排釋老不能著書若孟軻揚雄以垂世退之答書云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至於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至於揚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豈可易而爲之哉則是昌黎始亦以揚雄直接孟子及作原道篇方知孟子之後不

得其傳矣宋儒出而道大明雄文雖沈博絕麗不過與潘元茂策魏公九錫同爲有文無行之人而其擬易擬論語無異於新莽之擬大誥也

唐文自昌黎先生外如韋嗣立之請崇學校疏孫樵之諫復僧寺奏權德輿之兩漢辨亡論李德裕之張禹論柳宗元之守道論皮日休之文中子碑請孟子爲學科書皇甫湜之昌黎韓先生墓志銘皆有關於世道人心者也其文與韓同以理勝而詞則遜之李德裕論文章以氣爲主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辭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爲金璞之寶以勢爲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渺之音

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伏逶迤之勢觀之者
不厭

李翱答皇甫湜書云古聖賢得位於時道行天下不必
著書以其事業存於制度足以自見故也其著書者蓋
道德充積阨摧於時身處卑下澤不能潤物耻灰泯而
燼滅又無聖人爲之發明故假空言以傳無窮而自光
耀於後故往往有著書者然則著述之事豈易言哉
修辭立其誠君子所以居業也文之工拙且不暇論先
求其是非不謬於聖人然後可以言文章

孟東野送人自洞庭遊宣城詩序云文章者賢人之心
氣也心氣樂則文章正心氣非則文章不正當正而不

正者心氣之僞也其上常州盧使君養生書中有云魚棄水則螻蟻得之人棄天則疾病得之魚可安於水而不可翫於水其失也在乎恣波浪而不迴也人可安於天而不可翫於天其失也在乎恣嗜欲而不迴也所謂安於天者法天之味而食之食不違於四時也法天之聰而聽之聽不違於五節也法天之明而視之視不違於五色也食與視聽苟違於天則疾病得之矣此書獨得聖賢謹疾之義一切方士之術掃而空之立言如此幾於道矣

太史公謂國風小雅惟離騷兼有其體班孟堅露才揚己之說不足以定屈子也東野旅次湘沅有懷靈均詩

乃痛詆其死爲不平鬼生作猜謗徒其是非之謬戾甚矣柳州弔屈原文仲尼之去魯兮曰吾行之遲遲柳下惠之直道兮又焉往而可施今夫世之議夫子兮曰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卓軌兮固僻陋之所疑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兮夫惟守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惘惘兮蹈大故而不貳沈璜瘞佩兮孰幽而不光荃蕙蔽匿兮胡久而不芳屈子之知己於史公後復得柳州賈長沙不足以語此又何譏乎東野

吾儒知人論世貴有通達時務之識有公正和平之論審乎古人之時勢然後可以定古人之是非若偏執已

見未嘗身處其地心籌其事而妄議前人是猶瞽者之
指星聾者之議樂也

評論史傳之作當舉其大者略其小者以溫太真之忠
蓋不當議其輕於絕裾以王景略之功烈不當議其疎
於擇主郭汾陽有削平寇亂之功不當議其自奉奢侈
李鄴侯有維持宗社之力不當議其好談神僊古人自
有不可及處非後人所敢妄議也

凡人好爲翻案之論好爲求備於人是卽其胸襟褊淺
學問偏僻處

明鹿門茅氏論次古文取唐宋八大家爲作文之準的
嗣後論古文者墨守其說不敢有所進退損益於其間

不知八家之外其卓然成家者固自不乏而韓之三上宰相應科目與時人諸書頗爲識者所訾議乃獨錄而存之蘇之范景仁張安道墓志富鄭公神道碑司馬溫公行狀可與日月爭光乃皆棄而不錄何所見之陋也治古文者其勿以八家自囿而讀八家文者慎勿以前人之去取自囿其識見也

漢京之文至魏晉而一變魏晉六朝之文至昌黎而一變而自唐至北宋之文至南宋而又一變大抵瀆古澹泊不事雕飾而適盡其意之所欲言而於窮理盡性立身行己之道紆迴反復使人各得其解而可以見諸施行其體自朱子發之故謂南宋之文遜於北宋而遠不

逮唐以前者皆躗言也夫文亦求其是而已矣

今世時文家好言古文但以古文爲時文則可以時文爲古文則不可古之爲文者以理爲主而輔之以辭暢之以氣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焉若夫時文則限之以題拘之以格理或有所不可盡而義亦有所不獲宣甚者乃爲若茹若吐半虛半實移步換影虛與委蛇以示其靈敏佻巧名爲闡聖賢之言而於聖賢義旨無所發明此時文之所以異於古文也人固有不習科舉文不應童子試而能爲古文章者至其平素深於時文則其體製格調揣摩習熟不能驟改遽欲執筆爲古文則其所爲者乃時文中之古文非漢魏唐宋之

古文也

著作之體大要有二其沈思翰藻以情辭聲韻勝者謂之文其據事直書直言而不尙文采者則謂之筆禮記史載筆士載言筆者史官紀事之書也詩序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又曰主文而譎諫鄭康成曰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主文主於樂之宮商相應也南史顏延之傳宋文帝問延之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文心雕龍總術篇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六朝人有韻者謂之文而昭明所選之文不押韻者甚多蓋文心雕龍所謂韻者不專指句末之押韻亦兼謂章句中

之音韻猶今人所謂聲調節奏也沈約撰謝靈運傳論有云五色相宣八音協暢元黃律呂各適物宜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其屬辭比事意匠經營則如陸機所謂沈辭怫悅浮藻聯翩昌黎所謂沈浸醲郁含英咀華固與紀事之體大不侔矣總之古人以言語著之簡策取其簡要明皙曲折詳盡者皆不謂之文而謂之筆春秋之書筆則筆削則削是非褒貶不在文辭之末也其閎中肆外詞采富而聲律諧者則不謂之筆而謂之文聖人繫易作文言爲萬世文章之祖其奇偶相生音韻相和視春秋之據事直書以垂法戒者體裁各

別是以後人或稱善屬文或稱長於筆唐以前人皆能分曉至宋元以後不復分矣今人有所撰著統名之曰文其實說經講學之作皆經學支派也傳志記事之作皆史學支派也必有情辭聲韻者方可謂之文是當審其源流別其支派矣

王充論衡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載乃彰萬世梁書任昉傳昉尤長載筆才思無窮唐書蔣偕傳三世踵修國史世稱良筆此所謂筆皆記事之體也陳書徐陵傳世祖高宗之世國家有大手筆必命陵操之陸瓊傳瓊素有令名深爲世祖所賞及討周迪陳寶應等都官符及諸大手筆並敕付瓊此所謂筆謂詔

制碑版之作猶唐張說善碑志稱燕許大手筆也梁書
劉潛傳潛字孝儀秘書監孝綽弟也幼孤兄弟相勵勤
學並工屬文孝綽嘗曰三筆六詩三卽孝儀六孝威也
此所謂筆亦是敘事記傳之作上曰工屬文下曰筆曰
詩蓋詩亦有韻之文筆則無韻之作也梁元帝金樓子
云不便爲詩如閭纂善爲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汎謂
之筆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謂之文唐劉禹錫中山集祭
韓侍郎文曰子長在筆我長在論持矛舉盾卒不能困
唐代作者昌黎之先有杜陵則稱杜詩韓筆同時有東
野則稱孟詩韓筆蓋昌黎非不工於文而尤擅長者筆
也至如漢書賈生傳云以能誦詩書屬文聞於郡中終

軍傳以博辨能屬文聞於郡中司馬相如敘傳云文豔用寡子虛烏有揚雄敘傳云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則皆指其情詞聲韻而言而不得稱之爲筆觀陸機文賦所云文體曰詩曰賦曰碑曰誄曰銘曰箴曰頌曰論曰奏曰說凡十條而不及於傳志亦以傳志爲史家之派故不得稱之爲文也

六朝迄唐人有專言筆者如北史邢昺傳雜筆三十餘篇隋書經籍志前漢雜筆十卷吳晉雜筆九卷又東觀餘論唐施肩吾集以雜筆二篇附於後此皆專言紀傳之作也有兼言文筆者晉書蔡謨傳文筆論議有集行于世北史劉璠傳璠兼善文筆隋書魏收嘗對高隆之

謂其父曰賢子文筆終當繼溫子昇又陸卬見李懷州
文筆浩浩如長河東注陳書姚察每製文筆敕使索本
此長於詞賦而兼長於記載者也乃知古人所謂文者
類皆綺縠紛披宮商靡曼之作而筆則直言序述散體
單行不用駢儷不尚聲律凡說經述史諸子雜家皆是
也且文與筆本無優劣之分古人春華秋實亦所兼擅
特舉其尤長者而論則子長孟堅長於筆子雲相如長
於文各造其極何可軒輊乎明人不識體例而評選古
文或取清言駁辨或取佶屈古奧而反議昭明之選流
于綺靡又謂散體文尊駢體文卑其所論者文而其所
選者筆真可謂不知妄作者矣

古文中墓表墓志碑銘不宜妄作表志之作與史傳相表裏必其人卓然有所表見足以垂世不朽及匹夫匹婦爲善于鄉足以風勵末俗而當事不及搜採無由上史館者乃表之志之以信今而傳後則其人藉文而傳而吾之文亦藉人以傳否則皆諛墓之作耳至於作文義法亦有不可以不審者韓柳歐蘇之集爲俗本所亂如韓之曹成王劉統軍權文公碑皆神道也而題不具書碑碣宜有銘詞而韓之法曹張君柳之獨孤君皆不著銘獨孤君碣末列友人名姓與其先侍御神道表例則皆表也表例無銘而韓之房使君鄭夫人殯表則用韻如銘蓋皆俗本標題之誤今之作者失於釐訂而潘

氏金石例王氏墓銘舉例諸書世亦不復傳是以雖號能文者其體例亦不盡合於古矣

新唐書稱韓愈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剽以樸剗僞以真粹然一出於正無抵牾聖人者然昌黎與馮宿論文書自言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可知酬應之文在所不免劉义持其諛墓金數金以去昌黎亦不能禁也北海太守李邕長於碑頌受人金帛前後以鉅萬計見邕本傳杜子美作詩謂之義取見八哀詩亦見賣文與素餐有異耳唐裴均子持萬縑請韋貫之撰先銘貫之不肯見韋貫之傳宋楊誠齋以詩文重於時韓侂胄方用事欲網羅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嘗築南園屬爲

之記答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侂胄大恚遂卧家十餘年皆侂胄柄國之日也

見宋史
儒林傳

文人若此更加人一等

矣

杜少陵聞斛斯六官未歸贈詩云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賣文爲活翻令室倒懸荆扉荒蔓草土銼冷疎煙老罷休無賴歸來省醉眠蓋作文潤筆唐時已爲定例錢不見贈竟有坐索者今斛斯得錢輒醉垂老羈宦遂至草沒荆扉室如懸磬故杜陵諷之歸家亦友朋相愛之義也歐公歸田錄記館閣撰文例有潤筆及其後也遂有不依時送而遣人督索者此又乞文吝餽者之陋然觀少陵詩則督索潤筆唐人已習以爲常矣

昌黎與于襄陽書盛誇其抱不世之才卷舒不隨乎時
文武惟其所用此真過情之譽也而曰志存乎立功事
專乎報主古人有言請自隗始又隱然以磊落奇偉之
人自命矣乃云愈今日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
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已又何其志之小也唐人以文
字干謁雖賢者亦不以爲諱但昌黎根柢六經傳世不
朽之作後人不盡選讀而反讀其干謁之文何耶

述庵王先生曰學古文而失者其弊約有三挾謏聞淺
見爲自足不知原本於六經稍有識者以大全爲義宗
而李氏之易毛鄭之詩賈孔之禮何休服虔之春秋未
嘗一涉諸目於史也亦以考亭綱目爲上下千古不知

溯表志傳紀于正史又或奉張鳳翼王世貞之史記漢書而裴駟張守節司馬貞顏師古李賢之註最爲近古者缺焉弗省其失也在於俗而陋有其學矣騁才氣之所至橫駕旁鶩標奇摘異不知取裁於唐宋大家以爲槩矍而好爲名高者又謂文必兩漢必韓柳不知窮源泝流宋元明以下皆古人之苗裔其失也在於誕而誇其或知所以爲文與爲文之體裁派別見於言矣未克有諸躬甚者爲富貴利達所奪文雖工必不傳傳亦益爲世詬厲其失也在於畔而誣夫以爲文之難而其所失又如此則有志於古人者不可不知所務矣

少陵云眾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昌黎云惟古于詞必

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作文之道盡於是矣故李衛公以文章喻之於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故謂之靈物

古人之文章深博無涯涘必其上下千古尋源溯委六經諸史絡繹奔赴而適如吾意之所欲出若謂別擅性靈何以同此一語有學問者出之自有蘊藉無學問者出之卽形淺率耶人惟肆力於學有一分卽有一分之進境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孟子之言豈欺我哉

詩以道性情尤必博綜諸家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不可襲古人之面目以揜吾之真性情又何可以吾之僞

性情取悅於今人之耳目也陶宏景詩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作詩者但能持此不堪持贈之心已得乎詩人之真性情矣

余友人潘彥輔德輿謂人與詩有宜分別觀者人品小
小繆戾詩固不妨節取若其人犯天下之大惡則并其
詩亦不得而怨之故以詩而論則阮籍之詠懷未離於
古陳子昂之感遇且居然能復古也以人而論則籍之
黨司馬昭而作勸晉王賤子昂之諂武后而上書請立
武氏九廟皆小人也既爲小人之詩則皆斥之爲不足
道而後世猶贊之誦之者不以人廢言也夫不以人廢
言者謂操治世之權廣聽言之路非謂學其言語也籍

與子昂誠工於言語者學之則亦過矣況籍之詠懷子昂之感遇其言廓而無稽其意奧而不明蓋本非中正之旨故不能自達也論其詩之體則高拔乎流俗論其詩之義則浸淫於隱怪聽其存亡於天地之間可矣宋人論詩每以陶阮並稱不知陶之天機自運其言平易而昭明君子之詩也阮之荒唐隱譎純爲避禍起見小人之詩也尙不逮嵇中散之樸直何論陶彭澤哉唐人復古者始於張曲江繼以陳子昂子昂與曲江先後不遠其感遇之詩按之無實理曲江感遇之詩皆性情之中也安得以復古之功歸於子昂哉或謂昌黎稱唐之文章子昂李杜並列而杜公於子昂尤三致意送梓州

李使君云遇害陳公殞于今蜀道憐君行射洪縣爲我一
潛然冬到金華山觀云陳公讀書堂石柱仄青苔悲
風爲我起激烈傷雄才陳拾遺故宅云位下曷足傷所
貴者聖賢有才繼騷雅哲匠不並肩公生揚馬後名與
日月懸終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篇杜公尊子昂至以騷
雅忠義許之何得更異議曰子昂之忠義忠義於武
氏者也其爲唐之小人無疑也其詩雖能掃江左之遺
習而諷諫施諸篡逆烏得與曲江例觀耶杜韓之推許
許其才耳若爲千秋詩教定衡則黨逆之阮籍陳子昂
有不能爲之怨者矣

昔人謂太白樂府於三綱五常之道數致意焉慮君臣

之義不篤也則有君道曲之篤慮父子之義不篤也則有東海勇婦之篤慮兄弟之義不篤也則有上留田之篤慮朋友之義不篤也則有筮篋謠之篤慮夫婦之義不篤也則有雙燕離之篤太白自言志在刪述垂輝千春故其詩未有無爲而作者古風五十九首中有云蟾蜍薄太清蝕此瑤臺月圓光虧中天金魄遂淪沒蕭蕭長門宮昔是今已非桂蠹花不實天霜下嚴威者蓋因王皇后久無子而武妃有寵后不平顯詆之遂廢武妃進冊爲惠妃欲立爲后也其云常恐碧草晚坐泣秋風寒織手怨玉琴清晨起長歎焉得偶君子共乘雙飛鸞者蓋謂懷才抱義之士恐待用於世而老之將至欲得

君子以相依附也其云浮雲蔽紫闥白日難回光羣沙
穢明珠眾草凌孤芳古來共歎息流淚空霑裳者謂君
子爲小人所讒自古皆然惟有流淚霑裳已耳此太白
被力士之譖而自爲解慰之辭也其云玉顏豔紅彩雲
髮非素絲君子恩已畢賤妾將何爲者蓋因當時君臣
夫婦之大倫不合於禮義而不克終者甚多故作此以
諷之也以此推之皆未有無爲而作者明乎比興之義
方可以讀太白之詩矣

黃山谷謂子美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後人讀
書少故謂杜韓自作此語耳古之能文章者直能陶冶
萬物雖取古人陳言入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

元遺山云子美之妙元氣淋漓隨物賦形謂無一字無來處可謂不從古人中來亦可

杜陵憂時憫事忠君愛國之念每飯不忘義山學杜而不襲其貌杜詩於三百篇中近變風變雅義山亦風雅之遺音而離騷之苗裔也義山初壻於王茂元旣從鄭亞辟爲校工部員外郎卒窮厄以死未嘗見用於世然其目擊時事激發忠憤不敢明言歌而當哭忠孝之志與杜陵同其爲人風節凜然峻嶒傲骨不當漫以詩人目之考唐文宗親試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宦豎之禍考官馮宿賈餗龐嚴諸公皆歎服而不敢取後李邵自媿登科上疏請回所授以旌蕡直不報蕡之爲人槎

本一
柯磊何爲舉世所不容一時文人未敢與之唱酬贈答
而其貶柳州司戶時義山獨餞以詩至其終也則以詩
哭之許以平生風義兼師友則義山之秉性抗直不隨
流俗可知已唐自天寶以後僕固懷恩朱泚李懷光輩
相繼不靖而吐蕃回紇更踐入犯乘輿播越僕僕道塗
恬不爲怪內憂外患紛至沓來士大夫憂國者所當痛
哭流涕而一時能詩之士流連景物仍若太平無事者
然少陵以後求其如義山者何可多得哉余友陸祁孫
繼輅評義山詩得知人論世之義茲擇其尤切當者錄
之

韓碑 憤河朔三鎮之不庭而朝廷不復能用武也帝

得聖相撫今思昔之義深矣

陳後宮 刺敬宗也卽位三月卽幸中和殿擊毬自此
觀競渡浴湯泉諒闇之中讌游無度篇中曰侵夜曰迎
冬汲汲顧影惟恐失時卒致滅燭之禍從臣皆半醉天
子正無愁危辭也先幾之慮深矣

有感 憫李訓舒元興鄭注王涯之死也訓注等雖非
端士然甘露之變帝實與謀事同殉國而當時之論旣
以守澄之誅爲負心益以訓等之死爲自取作者心獨
冤之近聞開壽讌不廢用咸英深悲文宗之受制家奴
而不克自振也

重有感 勸王茂元誅仇士良也大和九年十月以前

廣州節度王茂元爲涇原節度使所云得上游也劉從諫三上表請王涯等罷名所云表來關右也甘露變起茂元及蕭宏各勒兵備非常所云軍次石頭也蛟龍失水天子無權而藩鎮觀望不前孰爲高秋鷹隼快意於一擊者乎義山於茂元感之也深故責之者備也

詠史 痛文宗也文宗恭儉之主鬱鬱以終成由勤儉破由奢之理亦有時而不驗也太子慢游是好旋復暴終元德弗嗣蒼梧之痛所爲終古也

潭州 悲文宗也湘淚淺深指賢妃賜死楚歌重疊指放逐諸臣

破鏡 喻君子小人相爲消長也

茂陵 此詩蓋作於大中改元之前武宗英斷澤潞克平首頌武功故以茂陵爲比光王正位量移牛僧孺衡州崔珙安州皆長史李宗閔郴州司馬楊嗣復江州李珣郴州皆刺史貶逐諸臣行將歸國茂陵松柏雨蕭蕭其悲思深矣

華嶽下題西王母廟 悼武宗也憲穆諸帝俱以金丹致禍而此篇知爲悼武宗者名姬夜隕兼悲王才人之殉也

樂游原 憂季世也以上十條略舉義山大愾而其餘可以類推

詩集中文字素心人或其人負海內重望者每以互見

姓名爲幸非欲以聲華意氣相標榜也其人爲可傳之人則吾之詩亦藉之以傳卽吾自有可傳之詩亦必詩中之人可與其傳而吾詩乃愈足以引重若其人旣無聞望又非文字素心則雖有倡和之作類多牽率應酬刪之可也應酬中亦有佳者或因其人之不足以入吾詩而刪之亦可也若其人不足取而見於吾詩者則必寓諷刺規勸之意借其人以垂鑑於後者也又或其人

不著名譽無所短長而屢見於吾詩則必死生患難終始不渝之交故不忍削去之又不然則必其人銷聲匿跡沈淪韜晦恐其泯滅無聞而待吾之詩以傳之者也

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當於編詩之中隱寓

慎交之義若不問其人之賢否邪正而雜然並見於吾詩後世因詩以考人而其人不足稱則吾之詩亦在不足輕重之列矣李杜韓蘇諸家詩集類皆後人所薈萃故詩中唱酬贈答不盡皆可傳之人若使自訂其詩則去取必當審慎矣且詩不宜早刻必俟晚年而成集則平生朋舊之親疎賢愚皆了然於心而吾之去取不至於逞一時之愛憎也

閱人詩集不暇問其詩之工拙先觀其體例之當否古近各體各審乎題之所宜題宜鋪陳麗藻而以枯淡謬爲簡老題宜情深文明而以艱深文其淺陋題宜一邱一壑言淺意深而必反復千言如塗塗附詩與題不稱

宜其必無佳詩也其製題之法亦自有一定之體例卽以稱謂言之古人集中書官書名書字書行輩皆異於時俗之應酬後人事不師古而體例因之錯雜惟竹垞太史曝書亭集中稱謂皆不謬於古然能審此義者不多見矣魏晉六朝人投贈之作率皆稱官稱名稱地唐人亦然少陵於本支不稱姓如弟觀舍弟濟是也而杜位獨稱姓則其非本支可知昌黎於友朋儕輩及門弟子皆姓名並稱如李觀張徹唐衢侯喜李翱皇甫湜諸人是也有稱名又稱字者孟郊也有稱名又稱行輩者張籍張十八是也稱官不稱名者杜侍御鄭兵曹李司勳稱行輩不稱官者李二十八稱行輩兼稱官者崔十

六少府裴十六功曹元十八協律張十一功曹是也惟位尊者不名如李尙書武相公裴相公馬侍郎鄭尙書李相公皆祇稱其官以尊之尊台輔正以尊朝廷也元白集中樂天微之互相稱謂蘇集有官與字官與名並稱有直稱名者有始稱名繼稱字者大抵文章學問相期許之人始字之然如王鞏以名家子擅風雅之望乃名而不字且謂欲其姓名見於集中則稱字固爲尊崇而稱名亦非輕慢也近人詩沿習俚俗嫵戚族黨牽牽附會其於朋輩皆不敢稱名而概稱字又不敢稱字而概稱號堂齋園亭之類開卷皆然不待闕其詩而已大可一噓矣或不知其字不得已以號代之要不若直稱

其名方合體例至位高齒尊方可以號稱之然亦近今
通俗之稱衡諸古法不甚合矣

稱人官階宜遵 本朝官制今人詩中如知府稱太守
知縣稱大令之類原無不可然或 本朝並無此官而
比類書之或其人止有虛銜而拉雜書之皆大謬也地
名如吾鄉一州四縣籍隸太倉者直稱太倉籍隸鎮洋
者直稱鎮洋其稱婁東稱弇山者 本朝並無此州縣
後人何從考核蘇州之吳縣或稱東吳此乃三國時之
稱元末張士誠據有蘇州時人亦稱之以別於明太祖
之稱耳今則何得有此稱乎又如淮安府之山陽宜直
稱山陽清河宜直稱清河方爲合例每見山陽或稱淮

陰考淮陰縣漢屬下邳州晉屬山陽郡宋齊屬兗州唐
宋屬楚州而其地不專指山陽一縣也清河縣之設始
於宋咸淳間 本朝乾隆年間移治清江浦今直隸亦
有清河近人詩文稿中又以隸淮郡者目之爲南清河
然則陝西亦有山陽而以淮郡之山陽爲東山陽可乎
詩文之工拙原不繫是然欲執筆作詩文則體例不可
以不辨也

樸學齋筆記卷七

樸學齋筆記卷八

鎮洋盛大士子履著

唐宋著述不聞以昔人已成之書評點塗抹者明人自我作古鍾惺孫鑛之徒以批時文之法批詩書以批小說之法批本傳喪心病狂莫此爲甚崇禎閒長洲陳明卿仁錫以博學多聞名於時而選古文則兩漢六朝之文任意割裂評綱目則或圈或點或抹其評語只用一二字曰進曰退曰賢曰能曰兵曰餉曰天象曰國勢曰主德曰士氣閒有長批皆勦說陳言兼多偏駁之處且明自中葉以後文人學士才能搦管便擬持衡子長孟堅截其紀傳而繩以時文之體屈子宋玉拾其香豔而

別成詞賦之編甚至妄改古書盡失本來面目近鄙別
字郢書燕說襲謬沿訛伏獵之侍郎杖杜之宰相而與
參著述欲使承學之士盡爲邢子才可恨也

詩衛風定之方中篇卜云其吉終然允臧汲古閣誤然
字爲焉字而於孔疏終然信善句尙仍然字之舊後人
又妄改孔疏亦作焉字於是讀者皆以終焉允臧爲詩
經本文矣左傳宣公十二年引詩亂離瘼矣爰其適歸
明末坊本誤爰字爲奚字而妄庸子遂以毛詩之爰字
亦改爲奚字讀者遂不復知有本文矣國語昔我先王
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宋明道板也明嘉靖翻刻板刪去
王氏而後人皆沿其誤遂似后稷之官專以棄爲之與

下文辭義不浹矣文選班固東都賦揚世廟正予樂漢
明帝用尙書璇璣文改大樂官爲大子樂文選注甚明
汲古閣改正予樂爲正雅樂則注中所言反如贅旒矣
明季刻書貽誤不小 本朝經生家皆能精求宋槧善
本以正其訛而流傳者尙多幸勿爲其所惑

明監本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別有滄于髡慎到騶奭
三人列於孟子之後荀卿之前此非史記本文也史公
言騶衍而及滄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騶奭之徒各
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以見孟子之道之終不行
也讀史記者引滄于諸人事以注史記而俗本遂入正
文升爲大字且列傳第十四目錄各標其名大失古本

之舊觀滄于髡別自有傳卽知此處之誤矣

三國志蜀志楊戲傳贊注皆陳承祚作蓋因失其行事不能立傳故略注數語以粗知其髣髴爾其少府修慎注有襄陽記一條孔休文祥注亦有襄陽記一條永南軌思注有華陽國志一條孫德果銳注有益部耆舊雜記一條偉南篤常注有益部耆舊雜記華陽國志各一條文進奮身注有蜀記載晉武帝詔一條則裴松之注也傳贊注畢之後又云益部耆舊雜記載王嗣常播衛繼三人皆劉氏王蜀時人故錄于篇此二十六字及王常衛三人傳乃裴氏所補非承祚正文也明監本混入正文巨謬

魏志管幼安傳王烈者字彥方本作彥考後漢書注可據方字係俗本之訛司馬朗傳以朗爲伊顏之徒雖非聖人使得數世相承太平可致此乃朗駁鍾繇王粲之論當云朗以爲今俗本誤倒二字則不可通矣陳思王植傳注文之佳麗吾自得之本作佳惡宋本文選可據俗本誤惡爲麗詞義不順漢書張良傳賜良金百溢服虔曰二十兩爲溢按溢字皆從水旁食貨志黃金以溢爲名荀子儒效篇干溢之寶皆從水今俗本改作金旁蜀志費詩傳隆崇于漢室本作漢升黃忠字也升字音轉爲入聲俗本遂作室乃音之誤也太平御覽又作漢叔升字草書近叔乃形之誤也

明人刻書誤字至御覽而極

譙周傳

周長子熙熙子秀字元彥元彥之去承祚遠矣此十字
裴注誤入正文也尹默傳自劉歆條例鄭眾賈逵父子
陳元方服虔注說略誦述不復按本按後漢時自有陳
元字長孫父欽習左氏春秋元少傳父業建武初與桓
譚杜林鄭興俱爲學者所宗與范升爭立左氏學者今
多一方字則是三國時之陳元方矣吳志吳主傳赤烏
四年大將軍諸葛瑾取祖中注引漢晉春秋零陵太守
殷札札乃禮字之誤見顧邵傳中陸景宗傳天策元年
此策字是冊字之誤策乃討逆之名豈得見之於年號
耶余嘗見御覽影宋鈔本豎刀之刀不作刁五員之五
不作伍秦繆公之繆不作穆外生之生不作甥與孫旗

志之志或作識而不作幟伐閱之伐不作閱振粟之振
不作賑此皆宋人原書面目也

今人之所謂字古人目之爲書周禮保氏養國子教以
六書是也亦目之爲文禮記書同文是也亦目之爲名
周禮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注云古曰名今日字論語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鄭君云正書字也古者百名以上
則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釐
正文字之譌蓋古多假借之字正之而號令所出無復
疑義朝野上下便於奉行故曰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
可行也衛君以孫禰祖詔誥之文必多忌諱名正而不
可言不可行之事顯然矣若作正名定分解則君子居

是邦不非其大夫何況國君自有不忍斥言者託於正書字而言乃春秋之微意也後魏書世祖初造新字詔書引孔子名不正則言不順之語江式論書表亦引孔子曰必也正名乎乃漢世相傳之詁訓

五經中言字者如易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詩牛羊腓字之書于父不能字厥子皆非文字之字儀禮士冠禮賓字之禮記郊特牲冠而字之與文字之義稍近而亦非以文爲字也史記秦始皇琅邪臺石刻曰同書文字說文序云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則以文爲字自秦而始至漢魏閒而字詁字指字林之書乃漸行矣

漢魏迄唐論字體述經典者各宗其師說史記引書每
多異字如平章之爲便章平秩之爲便程孳尾之爲字
微方鳩僇功之爲旁聚布功否德忝帝位之爲鄙德忝
帝位丕子之爲負子寶命之爲葆命驛之爲涕蒙之爲
霽史公蓋親見真古文者故與僞孔不同也漢書引易
大人造也作大人聚也葬之中野作臧之中野臧卽古
藏字
引書於變時雍作於蕃時雍敷納以言作傅納以言五
玉三帛作五樂三帛敬用五事作羞用五事引詩貽我
來牟作飴我釐麩雨雪濼濼見暉日消濼字無水旁曰
作聿引論語識其大者二句識字俱作志後漢書引易
服牛乘馬作備牛乘馬引書光被四表作橫被四表漢
書

王莽傳橫被四表無以加之王褒傳化溢四表橫被無窮班固東都賦橫被六合三成帝畿堯典光被字漢世相承俱引詩東有甫草作囿草引論語其爲仁之本與作橫被引詩東有甫草作囿草引論語其爲仁之本與觀過斯知仁矣仁字俱作人蜀志引論語棘子成作革子成吳志引論語夫子循循然作恂恂然經史文字異同不勝枚舉或音義各別或音義互通或音隨義轉傳本不一授受各殊學者先審其源流而不拘滯於一說則古書之疑義盡析俗書之譌謬立見矣

六書失傳以後惟許氏說文最古學者必由此而入方曉然於文字源流然必謂說文之文卽孔子之書用以釋經且以繩諸家之謬則又有不盡然者蓋許氏至晉王羲之一百八十餘年已由大小篆而隸楷而行草屢

變其體若由李斯上溯孔子數百年由孔子上溯倉頡
二千餘年其變殆不可勝計則其間象形指事諧聲會
意轉注假借似不得執許氏之文以論先秦以上之經
矣況許氏閱八百數十餘年又爲徐氏所增損已非復
許氏之舊乎徐氏以漢唐後之切音綴于漢人文字之
下殊不知古人之字往往四聲通用今徐氏本切韻以
定音如閏字从門門平聲乃注如順切璿字从睿睿去
聲乃注如沿切所从之字如此所切之音如彼畫清四
聲而使之不得通轉無乃益失古人之旨也與

說文發明六書之旨使三代之文尙存於今日雖其中
不無拘牽脫漏然所引證劉歆賈逵杜林徐巡諸家之

說漢儒授受各有師承其或一書之中兩引而其文各異如江有汜江有涇旁述孱功旁救僂功之類亦因傳受之異而兩存其說耳至如劉字由字之類必是說文本有其字而傳寫脫漏其別指一字以當之者係後人之臆說許君不任咎也罰爲持刀罵詈宰爲臯人在屋下執事冥爲十六日月始虧刑爲刀守之類亦必有所傳說亭林顧氏輒譏其穿鑿附會謂武壘師之而制字荆公廣之而作書皆濫觴於說文則過矣又如參商星也注中商字與參字正文連讀猶偁佺仙也佺字與偁字連讀其義乃通是說文本謂參商皆星名非以參爲商星也亭林謂其不合於天文尤誤

漢法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吏又以
六書試之課最者以爲尙書御史史書令史又吏民上
書字或不正輒舉劾今則齒于學舉于鄉者使之誦百
字必有譌音使之書百字必有譌體其刊板之字紕繆
疊出妄庸子反執俗本而小學遂幾乎放絕今以經書
中尤淺近者言之親从辛从木今乃从立从木殸从夕
从食今乃从歹从食而欲字或加心執字必加草其誤
不可更僕數甚至从彳从彳从水从心从九从丸从易
从易塾師課徒毫無分曉譌以傳譌習而弗察竊謂留
心小學者當以說文爲本說文所闕者卽分附於各部
之下而辨其形聲義訓之異同據經文以證說文之闕

卽據說文以正玉篇集韻之失以之訓示子弟或不至
開口卽誤讀援筆卽誤書乎

述庵王先生曰考隋志倉頡迄漢初書經五變一曰古文卽倉頡所作二曰大篆周宣王時史籀所作三曰小篆秦時李斯所作秦世既廢古文始用八體有大篆小篆刻符摹印蟲書署書及書隸書漢時以六體教學童有古文奇字等二十餘種之勢皆出于六書因事生變然計八體及二十餘種自隸楷藁書之外皆篆類也西漢法書傳者寡矣摹刻所存若周陽侯之鍾谷口之甬平陽之鐙上林好畤之鼎率以篆書由是推之則李斯之倉頡揚雄之訓纂賈魴之滂喜皆篆也司馬相如之

凡將班固之太甲在昔崔瑗之飛龍蔡邕之聖皇勸學皆篆也其閒字畫形體必有互見不同者乃自許氏說文行而諸家之說廢以今汗簡所錄博古所圖鐘鼎款識所載嘯堂所集尙有數百字其形聲左右與說文不合世之人無有搜奇剔隱比而合之以極字畫形體之變亦嗜古者所深慨也

古今聲韻之遞變亭林顧氏音學五書序中嘗詳言之謂三代之時其文皆本於六書周禮大行人之職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所以一道德而齊風俗也詩三百篇上自商頌下逮陳靈以十五國之遠千數百年之久而其音未嘗有異此卽古人之音書也魏晉以下去

古日遠詞賦日繁而後名之曰韻沿至六朝而遂有四聲之譜然自秦漢以來其音已漸戾于古至東京益甚而休文作譜乃不能上據雅南旁撫騷予以成不刊之典而僅按班張以下諸人之賦曹劉以下諸人之詩所用之音誤爲定本于是今音行而古音亡爲音學之一變下及唐代以詩賦取士其韻一以陸法言切韻爲準雖有獨用同用之注而其分部未嘗改也至宋景祐之際微有更易理宗末年平水劉淵始併二百六韻爲一百七韻元黃公紹作韻會因之以迄于今于是宋韻行而唐韻亡爲音學之再變世日遠而傳日訛矣

竹汀錢先生曰古韻分二百六部唐宋相承雖先後次

第及同用獨用之法小有異同而部分無改元初黃公紹古今韻會始并爲一百七韻蓋循用平水韻次第後人因以并韻之咎歸之劉淵今淵書已不傳據黃氏韻會凡例稱江南監本免解進士毛氏冕增修禮部韻略江北平水劉氏淵王子新刊禮部韻略互有增字而每韻所增之字於毛云毛氏韻於劉云平水韻則淵不過刊是書者非著書之人矣子嘗於吳門黃孝廉丕烈家見元槧本平水韻略卷首有河間許古序乃知爲平水書籍王文郁所撰後題正大六年己丑季夏中旬則金人非宋人也考己丑在壬子前廿有三年其時金猶未亡至清祐壬子則金亡已久矣意淵竊見文郁書刊之

江北而去其序故公紹以爲劉氏書也

又曰王氏平水韻并上下平聲各爲十五上聲廿九去聲三十入聲十七皆與今韻同文郁在劉淵之前則謂并韻始于劉淵者非也論者又謂平水韻并四聲爲一百七韻陰時夫又并上聲拯韻入迴韻今考文郁韻拯韻已并於迴韻則亦不始於時夫矣

又曰許氏說文擘卽易極深研幾之研案卽探賾索隱之索匄卽書方鳩僝功之鳩斲卽明揚側陋之揚譜卽稽首之稽僕卽稷契之契楨卽顛木之顛悒卽不匿厥指之指徐卽詩舒而脫脫之舒貯卽佇立以泣之佇踣卽母氏劬勞之劬飭卽北風其涼之涼漱卽載渴載飢

之渴管卽篤公劉之篤邠卽左傳溫原絺樊之絺慄卽
余心蕩之蕩剽卽禮恭敬搏節之搏霽卽天多沈陰之
沈銜卽論語不踐迹之踐管卽察言觀色之察又如舉
爰卽感發之異文凖賴颯颯皆卽栗烈之異文趁躡卽
屯遭之異文踟躕卽踟蹰之異文醮頽卽蕉萃之異文
今人每以爲隱僻之字實皆經典正文也

又曰凡聲音在文字之先而文字必假聲音以成綜其
要無過雙聲疊韻二端毛詩三百篇卷耳之次章崔嵬
虺隤兩疊韻三章高岡元黃兩雙聲碩人之次章巧笑
疊韻美目雙聲大叔于田之次章上句磬控雙聲下句
縱送疊韻出其東門之首章綦巾雙聲次章茹蘆疊韻

七月之風發栗烈雙聲兼疊韻上下相對東山之伊威
蠨蛸叮噓熠燿四句連用雙聲佻兮達兮哆兮侈兮既
敬既戒既霑既足如蜩如蟬如蠻如髦不吳不敖不競
不綌允文允武令聞令望宜岸宜獄式夷式已之綱之
紀以引以翼隔字而成雙聲擘擘啍啍噶噶印印疊字
而成雙聲與與翼翼隔句而成雙聲居居究究隔章而
成雙聲死生契闊搔首踟躕一句而兩雙聲齊力方剛
山川悠遠一句而一疊韻一雙聲其組織之工雖七襄
報章無以過也其音節之和雖壘篋迭奏莫能加也其
尤妙者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不獨粲爛韻而枕衾亦韻
錦衾疊韻角錦又雙聲也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暴馮疊

韻虎河亦雙聲也此豈尋常偶合者可比乃童而習之
白首而未喻反謂七音之辨始于西域豈古昔聖賢之
智乃出梵僧下耶

周禮小司徒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鄭注云書謂六書之
品賈疏云書言品者形聲處事差品不同也三代以前
因文字而定聲音因聲音而爲詁訓其差品各有區別
漢魏以後方言遞變而聲音文字漸不相應賴有三百
篇及羣經傳記諸子騷賦可沿流以討源學者欲求古
人最初之音當於三百篇及經傳騷賦中引伸觸類以
觀其會通今撮舉其悒大約文字偏旁相諧者謂之正
音語言清濁相近者謂之轉音正音多从偏旁得聲卽

可分別部居轉音則就一字相近假借互用而不可通於他字如難與那聲相近故儼从難而入歌韻難又與泥相近故鬱从難而入齊韻非謂歌齊二部之韻盡合于寒桓也宗與尊相近故春秋傳伯宗一作伯尊臨與隆相近故雲漢詩以臨與躬爲韻鞏與固相近故瞻叩詩以鞏與後爲韻非謂魂侵侯之字盡合于東鍾也音轉而韻卽隨之簡兮之詩翟與籥爵爲韻此是正音君子偕老之詩翟與髡掃爲韻此則轉音鴉羽之詩黍稷稷字與食極爲韻此是正音生民之詩后稷稷字與夙育爲韻此則轉音其似乎轉音而實非轉音者如九歌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蕭與憂本同韻故

孔氏詩聲類以幽尤蕭爲一部段氏音均表以尤憂爲一韻而以蕭茅等字隸之是也又如車字讀若居此正音也或讀尺奢反則因王姬之車有女同車皆與華字爲韻而車遂有兩音不知古讀華字如敷則有女同車與華琚爲韻攜手同車與狐烏爲韻可見車字本音讀若居而作尺奢反者乃俗音之訛非古音之轉矣正音以偏旁得聲而既有轉音則偏旁得聲之字卽可就偏旁之轉音讀之如近从斤得聲而斤之轉音讀若其今旂圻祈沂等字與碩人其頤之頤皆偏旁轉音之證也其有音隨義轉者躬之義爲身卽可讀若身易震卦不手其躬于其鄰是仍以身與鄰爲韻非謂躬字之韻可

合于鄰也詩謀夫孔多是用不集毛傳訓爲就卽讀若

就故與下句咎字爲韻非謂□□之韻盡合于咎也

亦就

集之轉音易飛龍在天大人造也正義以造爲成就解則讀

亦若就而與就久爲韻至漢書劉向傳引易作大人聚

也而聚亦有就音見班固西都賦毛羣內闔飛羽上覆

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是讀造爲就讀聚爲就各有

師承不得執今本周易而疑漢書之誤矣尙書乃賡載

歌賡之義爲續則讀亦若續故許君以賡字爲續之古

文此皆音之隨義而轉者明乎此而六書之音義皆可

類推矣夫讀書必自識字始故以幼時所聞于師說者

略舉之

古無四聲之別是以字義不隨音爲區分易有三義變
易不易皆讀若亦而易簡之易今讀若異爾雅釋詁台
朕賚畀卜陽子也台朕陽爲子汝之予羊如切賚畀卜
爲子奪之予羊汝切古則通作一音周禮春見曰朝注
云欲其來之早是仍以朝旦爲解則朝廟之朝朝暮之
朝無二音也保章氏書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注云
志古文識識記也禮哀公問子志之心也注云志讀爲
識識知也是識字不分去入也說文假非真也而引虞
書假于上下是假字不分上入也又如美惡之惡好惡
之惡古皆互用離騷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時
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又何所獨無芳草兮爾

何懷乎故字時幽昧以眩耀兮孰察予之美惡史記呂
后本紀趙王友歌我妃既妬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
上曾不寤此皆美惡之惡而讀去聲漢劉歆遂初賦何
叔子之好直兮爲羣邪之所惡賴祁奚之一言兮幾不
免乎殂落魏丁儀勵志賦嗟世俗之參差兮將未審乎
好惡咸隨情而與議兮固真僞以紛錯此皆愛惡之惡
而讀入聲非有此疆彼界之分也

今人詩賦用韻真文與庚青不能相通吳梅村吳門遇
劉雪舫詩蓋沿吳才老韻補故庚青蒸侵與真文元通
押至於鄭庠古韻則真文元寒刪先六韻皆通而不能
通於庚青亦猶

以下
原缺

樸學齋筆記卷八

卷八

十四

右樸學齋筆記八卷鎮洋盛子履先生所著也先生諱大士嘉慶五年舉人官山陽訓導工詩善畫少負才名與吳江郭頻伽先生磨埒敦尙風義同歲生沈端沒無以歛先生經紀之復分束修贍其家性嗜古於書無不窺游王蘭泉錢竹汀兩先生之門盡傳其學每有所得輒筆之於書是編其職志也第一卷論修身之要而端本於小學第二卷論喪服及葬祭推而極於宗祠族譜所謂人本乎祖也第三卷論取友之道而終之以述庵答翁子靜書尤曠然不欺其志第四卷論科舉而極言時文之弊雜引歐陽公及顧處士諸說欲變更三場之制則今之廢科舉者之先河也第五卷論治平要略而

首斥言利若漢之桑宏羊唐之宇文融宋之王安石皆列其病國病民之政爲後世戒於宋明黨禍尤痛切言之第六卷論學派宗主紫陽而於陽明之說能窺其隱而發其覆於儒釋出入之處尤推勘入微第七卷論文詩流別而具知人論世之識於揚子雲之文阮嗣宗之詩則詆呵之以維名教之防於柳柳州之文李義山之詩則表章之以顯貞固之節皆非世之從風而靡者也第八卷校正經史佚文譌字如毛詩終焉允臧焉爲然之誤奚其適歸奚爲爰之誤漢書張良傳賜黃金百溢他本誤作鎰於國志傳注糾正尤多末復及於小學三家於音聲訓故皆能通顧段諸家之郵蓋先生之學率

見於是編古則王伯厚之困學紀聞今則顧亭林之日知錄也嘉道諸儒與李申耆潘四農兩先生尤近信乎博大精深闡然有道君子也尤生所著尙有大學古訓發微泉史蘊素閣詩集十二卷續集九卷文集六卷別集四卷又集外詩一卷琴筑山莊樂府二卷溪山臥游錄二卷其存佚不可知當更於藏書家求之庚申日長至吳興劉承幹跋